

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权威译本



名著名译 插图典藏版

作者与译者同获“丹麦国旗勋章”殊荣

The Complet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Fairy Tales

安徒生童话全集

(丹) 安徒生◎著 叶君健◎译

世界
最美经典
童话故事
(四)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名著名译·插图典藏版



安徒生童话全集

4

(丹) 安徒生◎著

叶君健◎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徒生童话全集：插图典藏版：全4册/（丹）安徒生著；叶君健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4（2014.6重印）

ISBN 978-7-201-08659-0

I. ①安… II. ①安… ②叶… III. ①童话 - 作品集 - 丹麦 - 近代 IV. ①I534.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0807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黄沛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tjrmcbs@126.com

永清县吉祥印刷有限公司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2次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80印张

字数：925千字

定价：106.00元（全四册）

目 录



癞蛤蟆	(975)
干爸爸的画册	(982)
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1006)
彗星	(1009)
一星期的日子	(1014)
阳光的故事	(1017)
曾祖父	(1020)
烛	(1025)
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	(1028)
全家人讲的话	(1033)
舞吧，舞吧，我的玩偶	(1036)
海蟒	(1038)
园丁和主人	(1047)
烂布片	(1054)
两个海岛	(1057)
谁是最幸运的	(1060)
树精	(1064)
家禽麦格的一家	(1084)
蓟的遭遇	(1096)
创造	(1100)
跳蚤和教授	(1104)
老约翰妮讲的故事	(1108)

开门的钥匙	(1121)
跛子	(1132)
牙痛姑妈	(1141)
老上帝还没有灭亡	(1151)
神方	(1153)
寓言说这就是你呀	(1156)
哇哇报	(1158)
书法家	(1161)
纸牌	(1163)
幸运的贝儿	(1167)
没有画的画册	(1236)
请你去问牙买加的女人	(1269)
穷女人和她的小金丝鸟	(1271)
乌兰纽斯	(1273)
 安徒生童话的翻译——代后记	 (1275)

癞蛤蟆

水井很深，因此绳子也就很长。当人们要把装满了水的汲水桶拉到井边上的时候，滑轮几乎连转动的余地都没有了。井水不论是怎样清澈，太阳总是没有办法照进去的。不过凡是太阳光可以射到的地方，就有绿色的植物从石缝之间生长出来。

这儿住着一个癞蛤蟆的家族。他们是外来的移民。事实上他们是跟老癞蛤蟆妈妈倒栽葱跳进来的。她现在还活着。那些早就住在这儿和现在正在水里游着的青蛙，都承认与他们有亲族关系，同时也把他们称为“井客”。这些客人愿意在这儿住下来。他们把潮湿的石块叫作干地；他们就在这上面舒服地生活下去。

青蛙妈妈曾经旅行过一次。当汲水桶被拉上来的时候，她就在里面。不过她觉得阳光太厉害，刺痛了她的眼睛。很幸运，她马上就跳出了水桶，扑通一声就跳进井水里去了。她腰痛了整整三天，不能动弹。关于上面的世界，她没有多少意见可以发表，不过她知道，所有别的青蛙也全知道——水井并不就是整个世界。癞蛤蟆妈妈大概可以谈出一点道理来；不过当别人问起她的时候，她从来不再回答，因此别人也就不再问了。

“她是又笨又丑，又胖又讨厌！”小青蛙们齐声说。“她那些孩子们也同样丑。”

“也许是这样，”癞蛤蟆妈妈说。“不过在他们之中有一个头上镶着一颗宝石——如果不是镶在我的头上



的话!”

青蛙们都听到了这句话，他们同时把眼睛睁得斗大。当然他们是不愿听这样的话的，因此就对她做了一个鬼脸，跳到井底去。不过那些小癞蛤蟆们特别伸伸后腿，表示骄傲。他们都以为自己那颗宝石，因此把头昂着，动也不敢动一下。不过后来大家问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感到骄傲，宝石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

“是一种漂亮和昂贵的东西，”癞蛤蟆妈妈说，“我简直形容不出来！那是一种使你戴起来感到非常得意、使别人看起来非常嫉妒的东西。但是请你们不要问吧，我是不会回答的。”

“是的，我不会有这颗宝石，”最小的那个癞蛤蟆说。他是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小玩意儿。“我为什么要有这样了不起的东西呢？如果它引起别人烦恼，那么我也不会感到得意的！不，我只希望将来有机会跑到井边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一定是非常好玩的！”

“你最好待在原来的地方不要动！”老癞蛤蟆说。“这是你根生土长的地方，这儿你什么都熟悉。当心那个汲水桶啦！它可能把你压碎。即使你安全地跑进里面去，你也可能跌出来的。我跌过一跤，连四肢和肚子里的卵都没有受到损伤，但不是每个癞蛤蟆都能像我这样幸运呀。”

“呱！”小癞蛤蟆说。这跟我们人类说一声“哎呀”差不多。

他非常想跑到井边去看看；他渴望瞧瞧上面的绿东西。第二天早晨，当盛满了水的汲水桶正在被拉上来，在小癞蛤蟆坐着的石头旁偶尔停一下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就抖了一下，跳到这个满满的桶里，一直沉到水底，水被拉上来了，他也被倒出来了。

“呸，真倒霉！”看到他的那个人说。“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最丑的东西！”

他用木拖鞋踢了它一脚。癞蛤蟆几乎要成了残废，不过他总算是滚进一丛很高的荨麻里去了。他把周围的麻梗子看了又看，还朝上面望了一眼。太阳光射在叶子上；叶子全都是透明的。这对于他说来，简直像我们人走进了一个大森林里一样，太阳从青枝绿叶之间透进来。

“这儿比在井里漂亮多了！叫我在哪儿住一生也是乐意的！”小癞蛤蟆说。他在这儿待了一小时、两小时！“我倒很想知道，外面是个什么样子？

我既然跑了这么远的路，那么当然可以再跑远一点！”于是他就尽快地朝外面爬。他爬到大路上来了。当他正在横爬过去的时候，太阳在照着，灰尘在路上飞扬。

“人们在这儿可算是真正到干地上来了，”癞蛤蟆说。“我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幸运儿；这让我太舒服了！”

他现在来到了一条水沟旁边。这儿长着毋忘我花和绣线菊；紧挨着还有一道山楂和接骨木形成的篱笆，上面悬挂着许多白色的旋花。人们可以在这儿看到许多不同的色彩。这儿还有一只蝴蝶在飞舞。癞蛤蟆以为它是一朵花，为了要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才从枝子上飞走——这当然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假如我能像它这样自由自在地来往，”癞蛤蟆说，“呱！哎呀，那该是多么痛快啊！”

他在沟里待了八天八夜，什么食物也不缺。到了第九天，他想：“再向前走吧！”但是他还能找到什么比这更美丽的东西呢？他可能找到一只小癞蛤蟆和几只青蛙。昨天晚上，风里有一种声音，好像是说附近住着一些“亲族”似的。

“活着真愉快！从井里跳出来，躺在荨麻里，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爬，在湿润的沟里休息！但是再向前走！我们得找一些青蛙和一只小癞蛤蟆。没有他们是活不下去的；光有大自然是不够的！”

于是他又开始乱跑起来。

他来到田野里的一个长满了灯心草的小池旁边。接着他就走进去。

“这地方对你说来是太潮湿了，是不是？”青蛙们说。“不过我们非常欢迎你！——请问你是一个先生还是一个太太？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欢迎你就得了！”

这天晚上，他被请去参加了一个音乐会——一个家庭音乐会：满腔的热忱和微弱的歌声。我们都熟悉这一套。会上没有什么点心吃，但是水可以随便喝——假如你高兴的话，你可以把一池的水都喝光。

“现在我还得向前走！”小癞蛤蟆说。他老是在追求更好的东西。

他看到又大又明亮的星星在眨着眼睛，他看到新月在射出光辉。他看到太阳升起来——越升越高。

“我还在井里，不过在一个较大的井里罢了。我必须爬得更高一点。我有一种不安和渴望的心情！”

当这个可怜的小东西看到又大又圆的月亮的时候，他想：“不知道这是不是上面放下来的一个汲水桶？我不知道能不能跳进去，爬得更高一点？难道太阳不是一个大汲水桶吗？它是多么大，多么亮啊！它可以把我们统统都装进去！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我的脑袋里是多么亮啊！我不相信宝石能够发出比这还亮的光来！但是我并没有宝石，我也不一定要为这而感到伤心。不，更高地爬进快乐和光明中去吧！我有把握，可是我也害怕——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但是我非办不可！前进吧！向大路上前进吧！”

于是他就前进了——像一个爬行动物能够前进的那个样儿前进。他来到一条两旁有人居住的大路上。这儿有花园，也有菜园。他在一个菜园旁边休息一下。

“该是有多么不同的动物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这个世界是多么大，多么幸福啊！不过你也得走过去亲自看看，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呀！”因此他就跳进菜园里去。

“这儿是多么绿啊！多么美丽啊！”

“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白菜叶上的毛虫说。“我的这片叶子在这儿要算最大！它盖住了半个世界，不过没有这半个世界我也可以活下去。”

“咕！咕！”有一个声音说。接着就有一些母鸡进来了。她们在菜园里蹒跚地走着。

走在最前面的那只母鸡是远视眼。她一眼就瞧见了那片皱菜叶上的毛虫。她啄了一口，弄得它滚到地上来，卷做一团。母鸡先用一只眼睛瞧了它一下，接着又用另一只眼睛瞧了它一下，因为她猜不透，它这样卷一下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它这样做绝不是出于什么好意！”母鸡想。于是它抬起头来又啄了一下。癞蛤蟆吓了一大跳，无意之中爬到鸡面前去了。

“它居然还有援军！”母鸡说。“瞧这个爬行的东西！”母鸡转身就走。“我不在乎这一小口绿色的食物；这只会弄得我的喉咙发痒！”

别的鸡也同意她的看法，因此大家就走开了。

“我卷动一下就逃脱了！”毛虫说。“可见镇定自若是必要的。不过最困

难的事情还在后面——怎样回到白菜叶上去。那在什么地方呢？”

小癞蛤蟆走过来，表示同情。他很高兴，他能用它丑陋的外貌把母鸡吓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毛虫问。“事实上是我自己逃开她的，你的样子的确难看！让我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吧！我现在已经可以闻到白菜的气味了！我现在已经走到我的菜叶上了！什么地方也没有自己的家好。我得爬上去！”

“是的，爬上去！”小癞蛤蟆说，“爬上去！它的想法跟我一样。不过它今天的心情不大好，这大概是因为它吓了一跳的缘故。我们大家都要向上爬！”

因此他就尽量地抬头朝上面看。

鹳鸟正坐在农家屋顶上的窝里。他叽里咕噜地讲些什么东西，鹳鸟妈妈也在叽里咕噜地讲些什么东西。

“他们住得多高啊！”癞蛤蟆想。“我希望也能爬得那么高！”

农舍里住着两个年轻的学生。一个是诗人，另一个是博物学家。一个歌颂和欢乐地描述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以及他自己心中的感受；他用简单、明了、丰富、和谐的诗句把这一切都唱出来。另一个找来一些东西，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把它们分析一下。他把我们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数学，一会儿减，一会儿乘。他要知道事物的里里外外，找出其中的道理。他懂得全部的奥妙，他欢乐地、聪明地谈论着它。他们两人都是善良、快乐的人。

“那儿坐着一个完整的癞蛤蟆标本，”博物学家说。“我要把它放在酒精里保存起来。”

“你已经有了两个呀！”诗人说。“你让他安静地坐着，享受生活吧！”

“不过他是丑得那么可爱！”博物学家说。

“是的，如果你能在他头上找得出一颗宝石来！”诗人说，“那么我都要帮助你把它剖开。”

“宝石！”博物学家说。“你倒是一个博物学专家呢！”

“民间不是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说最丑的动物癞蛤蟆头上藏着一颗最贵重的宝石么？人不也是一样么？伊索和苏格拉底不都是有一颗宝石么？”——癞蛤蟆没有再听下去，他们的话它连一半都听不懂。这两位朋友继续谈下去，癞蛤蟆逃开了，也就没有被泡到酒精里。

“他们也在谈论着宝石！”癞蛤蟆说。“我身上没有这东西——真是幸事！不然的话，我可要倒霉了。”

农舍的屋顶上又有叽里咕噜的声音。原来是鹤鸟爸爸在对他家里的人训话。他们都侧着脑袋望着菜园里的这两个年轻人。

“人是一种最自命不凡的动物！”鹤鸟说。“你们听他们讲话的这副神气！他们连一个像样的‘嘎嘎’声都发不出来，而却以为自己讲话的本领和语言非常了不起。他们的语言倒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每次走完一天路程，语言就变了。这个人听不懂那个人的话。但我们的语言在全世界都通行——在丹麦跟在埃及一样容易懂。而且人还不会飞呢！他们发明一种东西来帮助他们旅行——把这叫做‘铁路’。不过他们常常在铁路上跌断脖子。我一想起这事情就不禁连嘴都要哆嗦起来。世界没有人也可以存在下去。我们没有他们也可以活下去！我们只要有青蛙和蚯蚓就行了！”“这是一篇了不起的演说！”小癞蛤蟆想。“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他坐得多么高——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坐得这样高！他游得才好呢！”当鹤鸟展开翅膀，在空中飞过去的时候，癞蛤蟆就大叫了一声。

鹤鸟妈妈在窝里谈话。她谈着关于埃及、尼罗河的水和外国的美妙的泥巴。小癞蛤蟆觉得这是非常新奇和有趣的故事。

“我也得到埃及去，”他说，“只要鹤鸟或者他的一个孩子愿意带我去的话。将来这小家伙结婚的时候，我将送给他一点什么东西。是的，我一定会到埃及去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和希求，比头上有一颗宝石要好得多。”

他正有这样一颗宝石——永恒的渴望和希求；向上——不断地向上。这颗宝石在他的身体里发出光来——发出快乐和渴望的光。

正在这时候，鹤鸟飞来了。它看到草里的这只癞蛤蟆。它扑下来，使劲地啄住这只癞蛤蟆。嘴衔得很紧，风呼啸而过。这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感受，但癞蛤蟆却在向上飞，而且他知道是在向埃及飞。因此他的眼睛在发着光，好像里面有火星迸出来似的：“呱！哎呀！”

他的躯体死了；癞蛤蟆被掐死了。但是他的眼睛里迸出的火花变成了什么呢？

太阳光把他吸收去了。太阳带走了癞蛤蟆头上的那颗宝石。但带到什

么地方去了呢？

你不必去问那位博物学家。你最好去问那位诗人。他可以把这故事当作一个童话告诉你。这童话里面还有那条毛虫，也有鹤鸟这一家人。想想看吧，毛虫变了形，变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鹤鸟家庭飞过高山和大海，到辽远的非洲去。但是它们仍然能够找到最短的捷径，飞回到丹麦来——飞到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屋顶上来。是的，这几乎太像一个童话了，但这是真的！你不妨问问博物学家吧。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因为你曾经看到过全部的经过。

不过怎样才可以看到癞蛤蟆头上的宝石呢？

你到太阳里去找吧。你可以瞧瞧它，假如你能够的话！太阳光是很强的。我们的眼睛还没有能力正视上帝创造的一切光辉，但是有一天我们会有一种能力的。那时这个童话将会非常精彩，因为我们自己也将会成为这个童话的一部分。

这篇故事首先发表在1866年哥本哈根出版的《新的童话和故事集》第二卷第四部。故事中有许多动物出场——它们都是为生存而生存，安于现状，不时吹吹牛，但真正的主人公是那只最丑的小癞蛤蟆。它还有点大志，有点较高的趣味。它不像别的丑癞蛤蟆那样，一生下来头上就有一颗“宝石”，但是它心里有颗宝石，“永恒的渴望和希求，向上——不断地向上。这颗宝石在他的身体里发出光来——发出快乐和渴望的光。”小癞蛤蟆倒是最后达到了“向上”的愿望：鹤鸟啄住了它，嘴衔得很紧，向埃及飞去。虽然它还是不免被掐死，可是“他的眼睛在发着光”，“太阳光把他吸收去了。”他的灵魂不灭。

关于这篇故事的起因，安徒生在他的手记中写道：“这是我1866年夏天在葡萄牙塞杜巴尔旅行时写的。那里有一口深井，人们用悬在轱辘上的一个瓦罐把水汲上来，然后倒进水槽里流到菜地上浇地。有一天我看见一只非常丑的癞蛤蟆向我爬来。我仔细地观察了它一下，发现它的眼睛非常聪明。很快一个童话的情节就浮现在我的脑中了，后来我在丹麦重写了这个故事，加进了一些丹麦大自然和环境的气氛。”事实上安徒生是于1866年6月26日在葡萄牙开始动笔，于1866年10月23日在丹麦霍尔斯但堡城堡完成它的。

干爸爸的画册

干爸爸会讲故事，讲得又多又长。他还能剪纸和绘画。在圣诞节快要到来的时候，他就拿出一本用干净的白纸订成的剪贴簿，把他从书上和报上剪下来的图画都贴上去。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图画来说明他所要讲的故事，就自己画出几张来。我小时候曾经得到过好几本这样的画册，不过最好看的一本是关于“哥本哈根用瓦斯代替老油灯的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年”——这就是写在第一页上的标题。

“这本画册必须好好地保存着，”爸爸和妈妈说。“你只有在很重要的场合才能把它拿出来。”

但是干爸爸在封面上却是这样写着：

即使把这本书撕破也不会那么严重，

许多别的小朋友干的事情比这还糟。

最好玩的是干爸爸亲自把这本书拿出来，念出里面的诗句和其他的说明，并且还讲出一套大道理。这时故事就要变成真事了。

第一页上是从《飞行邮报》上剪下的一张画。你可以从这张画上看到



哥本哈根、圆塔和圣母院教堂。在这张画的左边贴着一张关于旧灯的画，上面写着“鲸油”；在右边贴着一张关于吊灯的画，上面写的“瓦斯”。

“你看，这就是标题页，”干爸爸说。“这就是你要听的故事的开头。它也可以说是一出戏，如果你会演的话：‘鲸油和瓦斯——或哥本哈根的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标题！在这一页的下面还有一张小图画。这张画可不容易懂，因此我得解释给你听。这是一匹地狱马^①，它应该是在书后面出现的，但是却跑到书前面来了，为的是要说：开头、中间和结尾都不好。也许只有它来办这件事情才算是最理想的——如果它办得到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匹地狱马白天是拴在报纸上的，而且正如大家所说的，在专栏中兜圈子。不过在晚上它就溜出来，待在诗人的门外，发出嘶鸣声，使住在里面的人立刻就死去——但是假如这个人身体里有真正的生命，他是不会死去的。地狱马差不多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动物；它不了解自己，老是弄不到饭吃。它只有到处嘶鸣才找得到一点空气和食物来维持生命。我相信它不会喜欢干爸爸的画册的，虽然如此，它毕竟还值得占用这一页纸。

“这就是这本书的第一页，也就是标题页！”

“这正是油灯亮着的最后一晚。街上已经有了瓦斯灯。这种灯非常明亮，把许多老油灯弄得一点儿光彩也没有。

“我那天晚上就在街上，”干爸爸说。“大家在街上走来走去，看这新旧两种灯。人很多，而腿和脑袋更要多一倍。守夜人哭丧着脸站在一旁。他们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像油灯一样被取消掉。他们把过去的事情回想得很远，因此就不敢想将来的事情了。他们想起许多安静的黄昏和黑暗的夜。我正靠着一个路灯杆站着，”干爸爸说，“油和灯芯正在发出吱吱的声音。我听到灯所讲的话，你现在也可以听听。

“‘我们能做到的事，我们全都做了，’灯说。‘我们对我们的时代已经做了足够的工作。我们照着快乐的事情，也照着悲哀的事情。我们亲眼看见过许多重大的事情。我们可以说我们曾经是哥本哈根的夜眼睛。现在让新的亮光来接我们的班，来执行我们的职务吧。不过他们能够照多少年，能够照出一些什么事情来，这倒要看他们的表现了。比起我们这些老灯来，

^①地狱马(Helhest)是北欧神话中掌握死亡的女神。她的外貌像一匹没有头的马，只有一只后腿。据说人一看见她就会死亡。

他们当然是要亮得多。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因为他们被装成了瓦斯灯，有那么多的联系，彼此都相通！他们四面八方都有管子，在城里城外都可以得到支援！但是我们每盏油灯只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发出光来的，并没有什么裙带关系。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在许许多多以前，不知把哥本哈根照亮了多么久。不过今天是我们发亮的最后一晚，而且跟你们——闪耀的朋友——一起站在街上，我们处于一个所谓次等的地位。但是我们并不生气或嫉妒。不，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很高兴，很愉快。我们是一些年老的哨兵，现在有了穿着比我们更漂亮的制服的兵士来接班。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家族——一直到我们十八代的老祖母灯——所看到和经历过的事情统统都告诉你们：整个哥本哈根的历史。有一天你们也要交班的，那时我希望你们和你们的后代，直到最后一盏瓦斯灯，也有我们这样的经验，同时也能讲出像我们这样惊人的事情来。你们会交班的，你们最好做些准备吧！人类一定会发现比瓦斯还要强烈的光来的。我听到一个学生说过，人类有一天可能把海水拿来点灯呢。’当油灯正说着这些话的时候，灯芯就发出吱吱的声音来，好像它里面真的有水一样。”

干爸爸仔细地听。他想了想，觉得老街灯要在这个从油灯换成瓦斯灯的新旧交替之夜里，把整个哥本哈根的历史都叙述展览出来，非常有道理。“有道理的事情不能让它滑过去，”干爸爸说。“我马上就把它记住，回到家里来，为你编好这本画册。它里面的故事比这些灯所讲的还要老。

“这就是画册；这就是‘哥本哈根的生活和工作’的故事。它是从黑暗开始——漆黑的一页：它就是黑暗时代。”

“现在我们翻一页吧！”干爸爸说。“你看到这些图画了没有？只有波涛汹涌的大海和狂暴的东北风在号叫。它推动着大块的浮冰。除了从挪威的石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块以外，冰上没有什么人在航行。东北风把冰块向前吹，因为他故意要让德国的山岳看到，北国该有多么庞大的石块。整队的浮冰已经流到瑟兰海岸外的松德海峡，哥本哈根就在这个岛上，但是那时哥本哈根并不存在。那时只有一大块浸在水底下的沙洲。这一大堆浮冰和一些庞大的石块在沙洲上搁浅了。这整堆的浮冰再也移动不了。东北风没有办法使它再浮起来，因此他气愤得不可开交。他诅咒着这沙洲，把它称为‘贼地’。他发誓说，假如它有一天从海底露出来，它上面一定会住着贼

和强盗，一定会竖起绞架和轮子。

“但是当他正在这样诅咒和发誓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太阳光中有许多光明和温柔的精灵——光的孩子——在飞翔。他们在这寒冷的浮冰上跳舞，使得这些浮冰融化。那些庞大的石块就沉到多沙的海底去了。

“‘这混蛋太阳！’东北风说。‘他们是有交情呢，还是有亲族关系？我要记住这事情，将来要报仇！我要诅咒！’

“‘我们却要祝福！’光的孩子们唱着。‘沙洲要升起来，我们要保护它！真、善、美将要住在它上面！’

“‘完全是胡说八道！’东北风说。

“你要知道，对于这件事情，灯没有什么话可说，”干爸爸说。“不过我全知道。这对于哥本哈根的生活和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再翻一页吧！”干爸爸说。“许多年过去了。沙洲冒出水面了。一只水鸟立在冒出水面的一块最大的石头上。你可以在图画里看见它。又有许多年过去了。海水把许多死鱼冲到沙洲上来。坚韧的芦苇长出来了，萎谢了，腐烂了，这使土地也变得肥沃起来。接着许多不同种类的草和植物也长出来了。沙洲成了一个绿岛。维京人就在这儿登陆，因为这儿有平地可以作战，同时瑟兰海岸外的这个岛也是一个良好的船只停泊处。

“我相信，最初的一盏油灯被点起来，完全是因为人们要在它上面烤鱼的缘故。那时的鱼才多呢。鲱鱼成群地从松德海峡游过来；要想把船在它们上面推过去真是非常困难。它们像闪电似的在水里闪耀着；它们像极光似的在海底燃烧。松德海峡里藏着大量的鱼，因此人们就在瑟兰沿岸建造起房子来：房子的墙是用栎树做的，房子的顶是用树皮盖的。人们所需要的树简直用不完。船只开进海港里来；油灯悬在摇摆的绳子上。东北风在吹，在唱着歌：‘呼——呼——呼！’假如岛上点起一盏灯的话，那么这就是盗贼的灯：走私贩子和盗贼就在这个‘贼岛’上进行他们的活动。

“‘我相信，我所希望的那些坏事将会在这个岛上发生，’东北风说。‘树马上就要长出来；我可以从它上面摇下果实。’

“树就在这儿，”干爸爸说。“你没有看到这‘贼岛’上的绞架么？被铁链子套着的强盗和杀人犯就吊在那上面，跟往时一模一样。风把这些长串的骸骨吹得格格地响，但是月亮却沉静地照着它们，正如它现在照着人

们跳乡村舞蹈一样。太阳也在愉快地照着，把那些悬着的骸骨打散。光的孩子在太阳光中唱着歌：‘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这儿将是一块美丽的地方，一块又好又漂亮的地方！’

“‘这简直像小鸡讲的话！’东北风说。

“我们再翻一页吧！”干爸爸说。

“罗斯基勒^①这个小镇的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亚卜萨龙主教^②就住在这儿。他既能读《圣经》，也能使剑。他既有威力，也有决心。这个小镇在不断地发展，现在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亚卜萨龙保护这个港口的一些忙碌的渔人，免得他们受到侵略。他在这个污秽的土地上洒了圣水：‘贼地’算是得到了一次光荣的洗礼。石匠和木匠开始工作，在主教的指挥下，一幢建筑物出现了，当那些红墙筑起来的时候，太阳光就吻着它们。这就是‘亚克塞尔之家’。

有塔的宫殿，非常庄严；

有台阶，有阳台；

呼！嘘！

东北风怒气冲冲吹呀！扫呀！

宫堡仍然屹立不动！

宫堡外面就是‘海坟’^③——商人的港口。

人鱼姑娘的闺房，

在海上绿林的中央。^④

“外国人到这儿来买鱼，同时搭起棚子，建造房屋。这些房屋的窗上都镶着膀胱皮，因为玻璃太贵。不久以后，具有山墙和起锚机的栈房也建立起来了。你瞧吧，这些店里坐着许多老单身汉。他们不敢结婚；他们做生姜和胡椒的买卖——他们这些‘胡椒绅士’^⑤！”

①罗斯基勒是位于丹麦西兰岛东北部的一个港口。

②亚克塞尔·亚卜萨龙(Axel Absalon, 1128—1201)是丹麦的一个将军、政治家和大主教。他曾经多次打退外国人的侵略。

③“海坟”是丹麦文 Havn 一字的译音，指哥本哈根，因为这个城的名字在丹麦文里是 København(买卖的港口)。

④这几句诗是从丹麦诗人格兰特维格(N. F. S. Grundtvig, 1783—1872)的作品中引来的。

⑤请参看《单身汉的睡帽》。